



碧水蓝天

李春泽 摄



## 四义楼和晏公庙

□陈 斌

在兴化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的烽烟不可避免，《宋史》中记载的“缩头湖之战”，便发生在距离兴化城东六公里的得胜湖上。因为这场宋金战争中的著名战役，“缩头湖”更名为“得胜湖”，故又称此战为“得胜湖大捷”。后人为了纪念此事，明嘉靖年间的知县李世熙在划分兴化城区为二十一时，特地钩沉历史，于东城外大街以北设“胜湖里”。

取得“得胜湖大捷”，不得不提四位抗金英雄，他们便是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郑握、贾虎、孟威；其中，张荣有万夫不挡之勇，人送绰号“张敌万”。四位英雄被后世兴化人尊称为“四义”，在东城外小尖建“四义祠”供奉，四义祠后来改作“四义楼”；四义楼曾几度迁址，最后变成一座跨街式木龛庙宇，高悬于东城外大街之上。走过四义楼下的兴化百姓，每每仰首瞻拜四义木主时，就会联想起得胜湖上的激烈水战。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由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郑握、贾虎、孟威领导的义军转战至兴化城东缩头湖，在湖上设水寨以守。当时，金人完颜昌（挾懒）驻扎在泰州，为解决渡江南下的后顾之忧，企图先率舟师北上，一举击败张荣义军。张荣等率义军与金兵在溱潼村（今溱潼镇）相遇，一番激战后故意败下阵来，将追兵引往缩头湖。当时缩头湖水位下降，大片泥滩滩涂裸露在外。张荣等窥此良机，乃巧用地形之势，避开少量精锐锐敌，引金兵小舟驶入浅滩。金兵上当后，张荣等一斉舍舟登岸，大呼杀敌。这支义军本为渔民出身，自然不畏泥滩滩涂难以下足，而金兵本不谙水性，小船又阻于浅滩，于是瞬间乱作一团。张荣义军勇猛杀敌，金兵溺水身亡和身陷泥潭不能自拔者不可胜数。此一战，金兵大败，或死或俘者达数千之众，完颜昌率余部逃奔泰州（今淮安），尔后渡淮北撤，张荣义军成功收复淮南东路。当年四月，朝廷因功嘉奖，任命张荣为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总摄兴化等县事。

时光流转至元末，水乡大地再次烽烟燃起，县境东部白驹场盐民张士诚与十八位弟兄起义反元，民间俗称“十八条扁担起义”。张士诚亦曾设水寨于得胜湖上，操练水军。他们“齐上戴家窑，一路兴化村”，很快攻打到兴化县城，在东城

外大码头登陆。传说张士诚起义军到达兴化城的当夜，就歇宿在大码头上的“晏公庙”中。

晏公庙是一座水神庙，供奉的是“平浪侯”晏戍仔。晏戍仔是江西人，他长得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平最是嫉恶如仇。元初时，晏戍仔曾以人材应选为“文锦局堂长”，后因病告归，上船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晏戍仔死后不久，乡人曾见其回到家中，当他的死期传到家乡时，大家推算之下大为诧异。众人一道开棺验尸，却发现棺内一无所有，大家一致认为晏戍仔升仙化去，便给他立庙祭祀。不知何时起，晏戍仔成了江西水神，当地人每遇船难时，只要大呼晏戍仔名字，便可神奇获救，于是晏公信仰愈发旺盛。相传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船只倾覆，晏戍仔显灵相助。朱元璋登基后，敕封晏戍仔为“平浪侯”“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下令各地建庙立祀，晏公信仰由此盛行开来。

兴化的晏公庙位于东城外“龙舌津（即龙津河）”头，符合保佑风平浪静信仰需要。据说兴化晏公庙的建造者是“立鹤堂”解氏汪始祖祖解七二，解七二元末明初时从苏州阊门北迁至兴化东城外龙舌津定居，他在自家宅第外修建了松鹤道院和晏公庙。民间流传，晏公庙因驻扎过张士诚部队得不到公正待遇，朱元璋手下徐达大军攻占兴化时，曾立即下令拆除该庙。地方士绅纷纷恳求，晏公庙才得以保留，但是达成一条永无约定，即“晏王（公）庙许败不许修”。

另外一种说法是，晏公庙是朱元璋派军师刘伯温来兴化破坏龙脉的风水建筑，晏王的方言谐音是“压王”，晏公庙正位于兴化城龙脉的“龙头”之上。兴化城的地形如一条巨龙卧于大泽之间，又出了深受江浙人拥戴的吴王张士诚，朱元璋对此忌恨在心，他要让兴化这条“真龙”翻不了身，于是命军师刘伯温到兴化城镇压龙脉。或许“晏王（公）庙许败不许修”的隐秘含义，正是兴化人寄希望于这座庙宇的早日圯毁，好让“龙头”得以抬起罢了。

郑板桥的大弟子刘敬尹（号荔园）曾任晏公庙松鹤道院。他学绘兰竹于郑板桥，得郑氏秘法，作品常能以假乱真。他平日故作癫狂，时而着儒服如书生，时而易黄冠像道士，是一位不得志的下层文人。



## 狗儿庙和徐偃王

□杨应槐

文林桥在文庙后身东北角的市河上，为南北向拱形砖桥，两侧砌着一米多高宽阔的砖墙栏杆。北桥头东侧有一座门朝西的狗儿庙。庙屋中央供奉一大两小的狗子木雕像。庙内东南北三面墙上绘着二十四司图壁画。其中有黑白无常、牛头马面捉拿人间作恶之人，使其上刀山、下油锅，或受拔舌、锯身之苦。警戒世人多做善事，不行凶作恶。我和有些老人都见过狗儿庙，但不知狗儿庙敬的什么神。后来，我请教张培元先生，他说：狗儿庙为纪念春秋时期徐国 32 世国君徐偃王而建。徐偃王乳名狗儿。魏晋时，官民南渡，江南遍建狗儿庙。

徐姓是嬴姓先帝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帝有一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皋陶。皋陶生三子，长子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舜赐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氏生两子，小儿子子若木。

远古的五帝是禅让制推举出部落联盟总首领。大禹愿想将帝位传给辅佐自己治水有功的伯益，但伯益谦让作辞没有接受。后来禹子夏启凭借武力登上帝位，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夏启未免后患之忧杀死伯益，为笼络人心又将其厚葬，并将伯益的小儿子若木封于泗水流经的东夷徐地建立徐国。徐国在今安徽东北部、江苏西北部与山东西南部一带建都泗水，历经夏商周，都是作为诸侯国而存在。

徐偃王，嬴姓徐氏，名延。西晋张华《博物志》：“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孤独有犬衔舂，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

成儿。生时正偃（仰面倒下），故以为名。”徐偃王聪慧勤奋，治国有方，对百姓又很好，深受百姓爱戴。

周以前，徐州附近的人和淮河流域的人多以打猎或捕鱼为生，他们分别被中原地区的人称徐夷和淮夷。春秋时期，徐国几代君王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发展生产，国力日渐强盛，统治范围扩大到 500 多里，来朝贡者多达三十六国。周穆王因其势大，承认其为东方霸主。

徐偃王僭越“伯”位而称“王”，实质上是与周王（天子）分庭抗礼，周穆王担心其长期下去成为后患，于是以僭越称王、逾制建城等为由，与楚国联合派兵征伐。在强敌压境下，徐偃王不忍百姓生灵涂炭，弃国躲进武原山，随他进山的百姓数以万计。

病榻上的徐偃王气若游丝地感叹：“吾赖文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后来，为了保护百姓不受牵连，徐偃王投海自杀。周穆王斟酌利弊，又封徐偃王次子宝宗继续治理徐国。在徐偃王十一世孙章禹时，徐国为吴国所灭。自夏启六年至周敬王八年，徐国总共传 44 代君王，存世 1600 多年，几与夏商周相始终。华夏五千年，享国如斯，莫过于此。

后来武原山改名徐山，徐州也因此得名。徐国的后裔称徐姓，为中华民族的东方大姓。作为“徐文化”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当之无愧是徐州文明史的奠基人、开拓者和领袖人物。徐偃王虽死，但仁义深得人心。徐国的后代子民遍建狗儿庙寄托对徐偃王的思念并教育人们要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 从苏舍村的“包产”夭折到小岗村的“红手印”

□顾成兴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小岗。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顾漫漫改革历程，人们都会忆起当年撬动中国改革车轮的小岗村十八位庄稼汉的“红手印”。可是，没有人知道安徽鄱省江苏的里下河农村早在 1959 年就曾尝试土改改革，大刀阔斧地推行“包产到户”。档案馆里存有当年的相关文件，历史记住了这个名不经传的小村舍——兴化县大邹公社联合大队苏舍（现兴化市钓鱼镇苏村村苏舍自然村）。只有 3 个生产队，约 200 人口的村子，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试行任务包到人、以产计工分的生产责任制。这一事件发生在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不久，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以至于党中央、省委和县委针对这件事层层下发文件。1959 年 8 月 22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总号 590379）的机密文件。仅隔 3 天的 8 月 25 日，中共兴化县委迅即下发《中共兴化县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通知”的通知》。同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中发〔59〕815 号）。县里还专门召开万人大会，时任大邹公社两位负责人为此事在会上检讨并接受严厉批判。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风波过后寂无宁。此后若干年，这件事再无人提起，亲历和知晓者也渐渐淡忘。

有限的资料和寥寥几位生存的老人，只能将这一事件作大概记述，具体来龙去脉难以详尽。

苏舍村位于兴化县城东北部，相距 30 多华里。先后隶属于大邹公社、海桥公社、海河乡，2000 年乡镇合并后归属钓鱼镇，2003 年村合并，与隔河对岸的任兴村合二为一组成苏任村。从原海河乡政府所在地北芙蓉村向北步

行 1 公里多就可到达，处于两条大河交叉拐角口，村西滨水，庄后临河，北边仇家村、西侧任兴村，3 个村呈“品”字形沿河排开。仇家村早年划归了大邹镇，任兴村同属一乡，但两村矛盾错综复杂，就一条河的间距，进出村庄的主通道在河西任兴村。多年以来，河东、河西一直靠渡船摆渡通行来往，若干年前就有建桥计划，可两村一直不能协调一致，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才建成大桥互通。村里的田块铺展在庄东，围着公家养殖场，与解放前土匪出没的 99 条沟连通。这一片和邻村相隔较远，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犹显空旷开阔。

全村居住着苏、罗两大姓，两姓人口不相上下，两姓之间也曾多有不睦，村支书也常常是两姓人轮番交叉任职。老早村里总共十几名党员，对同一问题思想很难统一，各方各执己见，明里一团和气，暗里互相较劲。有一段时期，苏、罗两族互掐，结果弄出一个小姓户族的当支书。乡党委直接任命，干了一年把时间正逢支部改选，乡党委分管领导与党员一一接触谈心，一个个党上一通认识见解，申明拥护乡党委意见，支持配合工作。可临到开会选举，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没有一人达到当选票数。

公社水产养殖场就在苏舍村地盘上，说起来这里也是驻有社直单位的村庄，县上、社里、各大队大小小人物来来去去也比较频繁，某种程度上庄上人也算见过一些世面，因而，人们的思想也活跃得多。上世纪 70 年代间，大队就办过砂轮厂、织带厂、轴承厂等。改革开放初期，村里就有人办缝纫培训班，成批招收学员培养缝纫工。还有人接受外贸玩具加工业务，广招工人加工生产赚外汇。买大船、跑运输，村里人也是抢在别村前头，一度时期村里的运输户和从事船运的专业户居于全乡前列。相对而言，人民公社时期村里几任支系统领水平还可以，执行力也比较强。由于对外打交道多，交际也广得多，思想观念上有一定的包容性。（一）

责任编辑:郭亚群  
组 版:洪 薇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兴化日报·楚水周刊》每周五出版 2018年第40期 总第258期

# 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终审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郭亚群

2018年10月19日上午，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在上海落下帷幕。宗璞的《北归记》、陈彦的《主角》、付秀莹的《陌上》、普玄的《疼痛指头》、赵本夫的《天漏邑》等 5 部作品获奖。兴化本土作家夏小芹的《娘已嫁人》获得特别奖。

评审过程中，评委们有时达成共识，有时意见相左，经过三轮投票、数次讨论，最终评选出得奖作品。评审的间隙，记者采访了几位终评委，他们阐述了参加施耐庵文学奖评审工作的感受、自己喜欢的作品，以及对兴化打造文学之城的建议。



陈建功：（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我们在开施耐庵文学奖奖项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不断根据我们在评奖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整。当然，每次评奖我们都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次我们在评奖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微妙的、需要调整的地方，评奖之后再建议组织委员会下一次评奖的时候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看了这次终审的作品，我很兴奋。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中国的长篇小说文学是不太乐观的，我在其中的短篇小说这几年都呈现出非常漂亮的结果，但是长篇小说一直没有看到特别好的状态，只有个别作品还可以，可是没有总体上的起飞。看到参评的 20 部作品之后，我感觉非常高兴。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所涉猎的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创作风格也比较多变，注意了角度，注意了切入。应该说这次参评的作品展示了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取得的长足的进步。

宗璞先生的《北归记》是我在评奖之前就关注的作品，她写了野葫芦引长篇系列，《北归记》是最后一部。宗璞先生的创作是令我非常感动的。她在 90 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北归记》。创作的时候，她已经双目失明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宗璞先生的记忆力非凡，她复述了《北归记》的全部，打字员把它打出来，然后再再修改，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部作品对于上世纪 40 年代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很好的展示，是一部很有书卷气的作品。

兴化我去过两次，这里已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毕飞宇，而且兴化有非常好的文学气氛。大家对文学的关注，当然有领军人物的作用，同时也有大家对文学普遍的热爱。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玩手机，连电视都很少看，但是我一直认为文学是文化财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兴化能够为我们一直守住这份宝贵的财富。



激烈讨论中



紧张投票中



认真计票中

另外，李宏伟先生的《国王与抒情诗》，有人说它是科幻作品，我觉得它是未来作品。他写的 2050 年的一个故事。对中国的、世界的、人类的未来前景做了很大胆的估计和描述，他这种描述应该说和我们现在很多哲学界、思想界对于高科技对人类情感的控制有很强烈的预设性。这种预设性，使它充满了科幻的色彩，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要紧的不在于科幻，而在于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情感、人类的密码都被科技控制之后的危险。作品充满了对未来世界、人类处境的担忧和关心。这部作品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我也很喜欢这部作品。但是评委中也有忧虑，毕竟这是带有科幻未来的作品，它能不能体现施耐庵文学奖的特色呢？所以我们看中的作品不一定能评上，评出的作品总是评委之间达成了权衡。任何评奖遗珠之憾都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争取不鱼目混珠，争取评出好的作品。



王尧：（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终审评委参加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工作。读了参评的 20 部作品以后，我觉得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近两年来中国长篇小说文学的成就。这 20 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了，总体质量是比较高的。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宗璞的《北归记》，这也是评委达成一致的。宗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她的《北归记》不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非常有特色。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兴化市委市政府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且有价值的事情。施耐庵是我们江苏、特别是兴化的一份文学和文化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符号。只要讲到明清小说，就会想到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所以，某种意义上，施耐庵是可以代表兴化，代表江苏，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以其名字来命名这样一个文学奖项，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揭示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体到文学领域，它除了是全国性的奖项以外，它还特别强调了对兴化本土作家的奖励。前两届获奖的作品，有一些是之后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可见施耐庵文学奖的眼光和品位，如此之高；另外，它有利于促进兴化本地的文学创作，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值得肯定的事情。

兴化现在在打造文学之城，兴化是里下河水乡，人杰地灵，无论是人文、地理、历史，包括当下的文学，都有深厚的积淀和表现。首先兴化有施耐庵为代表的历史资源，有非常深厚的文学背景；第二，当代兴化出现了毕飞宇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家；除此之外，兴化还有一批人，他们喜爱文学创作，所以兴化是一个文学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的城市。打造文学之城应该以施耐庵文学奖为契机，包括施耐庵文学节等等。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要注重全民阅读，更多地鼓励业余作者来写作，反映我们现在的的生活。当然，更重

要的一点是，让文学和所有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审美生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费振钟：（兴化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泰州市文联顾问、施耐庵文学院院长）

兴化这次参评的小说有十多部，这十多部小说在以往的两年之内，我都陆陆续续地读过。兴化长篇小说的创作很旺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长篇小说的质量上，还是不太平衡。总体上来说，很好的不多，大部分质量平平。希望兴化的作者们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长篇小说的空间很大，还有进一步提升的需要。我希望在兴化这些业余写作者当中，能够看到更好的作品。

我觉得打造文学之城首先文学阅读的气氛要更加浓厚，阅读文学依然是我们今天所有阅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文学之城，首先是由阅读形成的一种文学风气。其次，文学之城也需要培养和涌现更多的写作者，不仅仅是写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他的文学样式，都需要有更多的作者。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作者，年轻人可能会有更活跃思想和更活跃的写作激情。年轻作者是新的写作人口，文学之城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作者来支撑。

施耐庵文学奖已经第三届了，前两届的施耐庵文学奖评奖之后，在国内，甚至海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届，虽然隔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很期待施耐庵文学奖能够推出更优秀的作品。对于施耐庵文学奖的愿景，一是希望施耐庵文学奖能最大限度地推进本土的写作；二是通过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奖，能够扩大施耐庵文学奖在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三是通过施耐庵文学奖扩大兴化的文化影响。特别是最后一点，一个文学奖项的设立是和一个地方的文化实力息息相关的。如果施耐庵文学奖能够达到提高地方文化实力的目的，那是相当好的。

特稿